

國際  
人物

# 蘇哈托

李少唐

## 「微笑的將軍」

一九六五年九月卅日，印尼共黨在中國大陸毛共的陰謀指使之下所發動的政變，迅為印尼陸軍以雷霆萬鈞之勢和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所粉碎和救平，使號稱亞洲「第二大」的印尼共黨為之士崩魚爛潰不成軍，陷入無領導狀態的末路窮途。次年三月，印尼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決議罷黜蘇卡諾，委任蘇哈托上將為代總統，由於印尼地位重要，國際共產亂黨一再陰謀以圖，這位時年四十六歲、人稱「微笑的將軍」（見圖）的印尼陸軍強人，遂青雲直上由默默無聞，一躍而為國際政壇上炙手可熱的人物。今年三月廿七日，印尼國會復一致通過，不經選舉，任命蘇哈托為第二任總統，使他有更充裕的時間施展其建立「新秩序」的抱負，領導印尼離開貧窮、走向民主。

蘇哈托於一九二一年二月廿日生於中爪哇一農家，雖早年投身軍旅，但「胸無大志」，僅以擔任一陸軍「營長」職為生平宿願，初未料到今日之飛黃騰達，風雲集會，於一九六六年後短短兩年多內，由少將、而中將、而上將，由執政團主席、而代總統、而身踞大寶，統治一億一千萬

子民，治理五億餘公頃土地。事實上，蘇哈托與傳統知識分子及舊統治階級之間，均缺乏適當、或足夠的因緣關係，但却能仗恃其穩健的長才、透關的觀察能力和冷睿的政治智慧，為人所倚重，而終於脫穎而出，領袖羣倫。僅以他在罷黜蘇卡諾事件中所表現的才華，即曾贏得亞洲各國普遍的讚許：蘇卡諾是太平洋戰爭浪潮中所湧出及印尼特殊環境中所孕育的最具魅力而難於駕御的人物，統治印尼達廿一年之久，其遍及各階層的



影響勢力實未容厚悔，而當年在民族獨立抗荷戰爭中所樹立的聲望，亦或深或淺存留在人民腦海不易磨滅，要求他退位時，如處理上有所不宜，換句話說，假如蘇哈托或其他負責領袖，當時以祇爭朝夕的心情，試圖以武力迫使蘇卡諾下台的話，則另一次的流血革命將勢難避免，而印尼這個有「火山國」之稱的千島之國，也勢將成為東南亞另一個烽火遍地的擾攘地區。幸有蘇哈托應運而出，極力因應印尼的傳統和局勢，避免內戰發生，以慢火煎魚絕不浮躁，並且合乎人民脾胃、滿足人民情感要求的方式，使蘇卡諾靜靜地退出政壇，終身不得從事政治活動，這一記高招不但使得新一代的領袖起而處理國政，更無異為印尼找出了一條犧牲最少、成就最大的道路，同時也贏得了亞洲國家善意的關懷和期盼。

## 前途困難重重

蘇卡諾時代的結束，固然是印尼的一項「新的現實的覺醒」，從一場空前的噩夢，回到身為「東南亞病夫」而絕不是「亞洲的燈塔」的現實。印尼今後在新人物、新作風的新領導之下，固然可以雖然緩慢，但却堅定地從事新的嘗試，同時在國際力量支援之下，作自救自拔自求多福的努力。但無可諱言的，蘇哈托將軍的崛起，也無可避免地繼承了印尼全面的混亂局勢。蘇卡諾廿餘年的盲目統治，由於行政失當、經濟破產、加上來自毛共的壓力，已使印尼實際上陷於孤立和難癒的境地。由於積弊已深，欲求振衰起弊，絕非

任何政策一朝一夕之功。茲以篇幅所限，僅就其在政治、經濟等方面所遭遇之困難，略加陳述：

首先，在政治方面，印尼的局勢實為亞洲最複雜而離奇。加以目前主要政黨和軍界內部的嚴重分裂，實更加深了這種混亂，而形成蘇哈托政府最大的隱憂。文人出身的印尼政黨領袖雖同意在危急形勢或過渡時期中，某種程度的軍人影響力暫時是需要的，可以視之為一種「必須之惡」，但這種影響力如延續存在，而且愈演愈烈，則無疑要剝奪政黨在國家事務中應該扮演的角色，而為所不能容忍。另一方面，儘管陸軍一再否認贖武主義正在成長，但軍方無論在地方或中央均握有絕對的實權和多數重要的職位，蘇哈托受到權力機構中高層陸軍將領的壓力也明顯地日見增加。事實上，蘇哈托與文人及政黨間的隔閡與爭權，加上學生與其他宗教團體的鼓躁不安，應列為蘇哈托最大的失敗和困難。這種情勢如任其發展，印尼今後的衝突，勢將發生在軍人與政黨之間。

至於經濟方面，印尼雖然是亞洲自然資源最富饒的國家之一，但由過去數十年來迄今，印尼的情況始終比任何鄰邦更混亂、也更惡劣。早期荷蘭的殖民統治政策，固然阻止了印尼的經濟發展，蘇卡諾的倒行逆施則更促成了危機的加重。蘇哈托除了從蘇卡諾手上繼承了廿億美元的外債之外，並面臨國內民生凋殘、物價飛漲、工業破產的局面，而官吏貪污風氣的相習成風，更助長了經濟衰退不振和人民普遍的不滿情緒，這種環境，無形中並給共黨以茁長蔓延的機會，使紅潮成

為經濟退潮的前浪。故蘇哈托亦深知只有先建立一種強大而健全的經濟，才能希望獲得政治的穩定。

前此在代總統任內，在大批經建顧問輔佐策劃之下，蘇哈托對於平抑物價、消除通貨膨脹、平衡國家預算等諸方面的努力，雖然略著績效，甚至使印尼在歷史上首次呈現經濟穩定的一線希望，但究其實，尚僅止於能够消極的設法阻遏情況的更形惡化，若想達到「小康」的境界，恐怕還有待相當的時日，距蘇哈托所倡言的「新秩序」則更為遙遠。

### 「與時間競走的人」

不但「新秩序」理想的實現困難重重，即所謂「舊秩序」的殘餘及共黨的餘孽仍有死灰復燃的可能。蘇哈托執政約兩年之後的今天，印尼仍不會、也不可能解決蘇卡諾當權廿年來所造成的問題。淵源已久的貪污現象的猖獗並不會消滅，只不過現在大多數貪污的官員都是軍人，而一般軍人軍紀的敗壞更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面對這種現象，做為打倒蘇卡諾的先鋒之學生團體，感到「被出賣」的悲哀，而蘇哈托事實上却無法進行大力開刀的整肅，否則即將喪失政府主要的支持力。

蘇哈托是極需支持的。蘇卡諾雖被軟禁在茂物，似乎今生無法再回政壇，但他的政治主張——所謂「蘇卡諾主義」、所謂使印尼成為「亞洲

的燈塔」，却仍富有活力，特別是在中爪哇與東爪哇，農民仍然高喊「卡諾老兄」萬歲。印尼共黨與支持者在政變中一共被殺死卅五萬人，但現在又逐漸活躍，滲透了政黨、陸軍及宗教團體，一方面尋求棲身庇護之所，一方面陰謀煽動捲土重來。陸軍雖然正在注視這種情況，但只靠警惕顯然是無濟於事的；蘇哈托雖然反共態度十分堅決，但更果斷、更有效的行動對策顯然是迫切需要的。

此外，蘇哈托政府雖然宣布經濟原則是首項目標，並且大量延攬專家學者，在短短七百多天之中，已經達成收縮貸款、緊縮貨幣、說服十個債權國暫緩追討廿餘億美元的外債、熱烈吸引外國投資等目標，同時預備推行「五年計劃」，剷除印尼窮困的病源，但如上所述的，迄今為止，政府仍只能阻遏經濟的進一步惡化，而談不到作積極、有效的改善。

總之，在大部分印尼人的眼中，蘇哈托尚在受考驗的狀態之下，一部分原因固然是他不要造成個人崇拜，很少演說甚至在公開場合露面，但這一切也正是一個還不十分穩固的政權的象徵。如一個印尼陸軍上校在一九六七年所說：「我們正在與時間競走。我們只有兩年時間，可以為人民帶來物質上的幸福。如果我們辦不到，這一個政權又有麻煩了」。這短短的幾句話，出自一位陸軍官員之口，實有玩味的價值，所不同的是：這次蘇哈托排除萬難，受任總統，贏得五年的任期，使時間上顯得充裕些而已。